

第 号全宗 第 号案卷目录 第 号案卷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烈士资料

苗可秀之三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本卷内共 张 根据 档案材料保管期限表第 条 年 保管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文件作者	文件标题	文件日期	文件字号	起止张号	备注
33	山城政协	反“招贴的斗争			1	
34	胡	少年铁血团入国须知(残本)			14	
35	政治资料	关于邓铁梅相照了件	1900		37	
36	孟如然	对苗可秀抗日救国情况的回忆			38	
37	"	抗联领袖苗可秀抗日救国, 艰苦斗争材料介绍	4.4		46	
38	胡连集	革命生涯记录	4.11		60	
39	李树功	关于苗可秀情况的回忆			66	
40	刘清奎	对苗可秀抗日情况的回忆	1.6		68	
41	孙茂忱	回忆苗可秀就义情况	8.9		70	
42	王如磐	苗可秀烈士碑文			72	
43	胡波恒	对苗可秀在修城建立烈士碑之经过	8.1		76	
44	刘孔去	对苗可秀在修城情况的回忆			78	
45	苗俊芳	第四人对苗可秀在修城情况的回忆			82	

卷 内 目 录

顺 序 号	文件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 件 日 期	文件 字号	起止 张号	备 注
46	宋 毅	对苗可秀参加国主义叛变情况回忆	1964 8.31		90	
47	王景春	对苗可秀就义时的回忆	8.25		92	
48	隋惠忠	" "	"		95	
49	李柱根	" "	"		98	
50	孙法财	" "	"		103	
51	曲老筠	对苗可秀在城就义时的情况回忆	8.26		107	
52	时惠珍	苗可秀烈士碑图			112	
53	张年辉	对苗可秀情况的回忆	6.23		119	
54	王化一	" "	"		114	
55	陈法俊	" "	"		127	

卷 内 目 录

[illegible]

裝訂綫

反“招抚”的斗争

此件系凤城县政协主持，由王者兴、时方雨、邓品清、时若金等人供稿，提供给省文史资料编委会。关于邓铁梅抗日活动的资料之七。（原稿存凤城县政协）

一九六四年一月份

邓铁梅组织地方民众武装，高高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给予敌人的打击，鼓舞我们民众的勇气，表现了特殊的作用。反招抚的这一段斗争，也是针对日寇消灭抗日反满的两手政策——（铁拳粉碎。钩上来烹割。）始终不上钩，狠狠的反击了它。原来日伪军的招抚意见，不自今日开始。在斯年春间，日派曲明允就曾向邓手函劝降，邓是斥之以鼻毫不考虑的。这一次加以考虑也是将计就计，并非有意而是斗争罢了。

1. 日寇指使凤城县伪县长康选三诱降邓铁梅的经过。

凤城县伪县长康选三（名德峻，后改利民）曾任凤城公安局长（在邓铁梅到凤城前）。康选三做公安局长时的作风表现——公正廉明除暴安良，和邓铁梅互相对比是相惜。并且同属公安界中人，又是前任与后任的关系，当然是既同僚而且同志了。

邓铁梅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人人钦佩，人人爱护。康选三虽然工作立场不同，然而他的思想感情对铁梅和对日伪不会不发生矛盾了。

試看這一次誘降的經過情形罷。

鄧軍粉碎岫岩偽組織政權以後，正在兩軍隔河對峙、鏖戰難堪的時候，忽來一位江湖藝人，背着笙管笛簫小喇叭等來找鄧司令。從藝人的笛子甬里拆出一封信來——偽縣長康選三寫信勸降（意思是明達時勢，走向光明，明哲保身，勿失良機等等）。鐵梅當時就把這封信公開宣布給大家，但都緘口無言，沒有表示意見的。但送信的人暗地向鐵梅說：“來時原縣長秘經告述，降不降要自己主張。真的有辦法，不降也好。”來人表示我（送信人自稱）只負送信責任，不負談判責任。大家好好考慮一下，以後再作核計”。要求開一個收條，秘號規定是——帶買布十二尺已經收到。

為什麼這一次要考慮這個問題呢？

因為這時候鄧鐵梅抗日軍所處的環境情況是很複雜、艱巨的。1. 日敵的小部隊，被抗日軍打垮挫折下去了，不敢獨立活動或單獨駐紮鄉鎮地面，而偽滿的偽國軍被培植起來了，大孤山被重陷，鳳城安東駐重兵，并時出遊擾。2 遼寧東邊抗日武裝——唐聚五的通化軍心，開始被破壞。其他各抗日地區武裝組織（遼西、遼北、遼南……）也正被日寇有計劃地增兵破壞。“腹霜堅兵三”三角地帶當然更無倖免。認為以內的抗日表現是比較突出的部分。3 岫岩劉景義的鬼臉始終沒有摘掉，不久日寇大軍壓境，偽滿軍李壽山為虎作倀，而岫岩部隊若

再搖旗吶喊。乘機報復。鄧軍就要患生肘腋。腹背受敵了。由岫岩俘虜過來的日僑們。要求^{切實}寬恕他們。奉獻抗日軍膠鞋兩萬雙。鄧軍要二十萬粒彈^子難為他們。有一^班日僑。都呼他是二鬼子奔走于安東鳳城間被他給勸降間^間際出一條路來。5.還有岫岩被俘來的日本指導官^前村、^這是中日親民主觀點（黃神）中日親善、互利互惠、大東亞繁榮團的軟化理論說鄧放下敵拒辦法。走合作道路。這些糖衣炮彈。雖然沒有迷亂鄧鐵梅的思想意識。但在當時給鄧部官兵的意識發生了一種枉想和幻思～～^對質。使敵不出錢。即不出犯。但時在初秋。情況緊急。這些問題都已擺在眼前了。只是沒有一定辦法。

適逢救國會代表時方雨。由通化县唐寨五處^回來。唯一主張是團結統一戰綫。準備對敵。認為根據當前形勢判斷。三角地代。應利用一切有利因素。爭取對敵血^戰兵俘有勝利。于斯接見了岫岩^日日本指導官。問他對說降問題有什麼把握。他說：“這是日本當^前國策”日本並非有併吞中國。只是要求中國互惠、合作。不良分子。日軍是不相信賴的。真正善良愛國的人們。我們日本人從來都是崇拜的。鄧軍的精神。日本軍部還沒有徹底了解。他愿意把這種善良愛國^的作風。負責匯報上去。一定會得到日軍部的同情和歡迎……。就這樣鄧鐵梅又通過時代表研究一^下。認為能夠支吾日軍暫時不即興兵采犯。日軍博得一時的喘息時間是為有力。遂令日指導官^前村去沈阳日關東軍去請洽。隨後鳳城^偽縣長廉選三的來函即派專人秘密

34
的馳送而來。

2. 將計就計的計略——決定假投降的原因。

問題越來越具體化了。鳳城城鄉謠傳老鄧要投降的空氣也很流動。于斯鉄梅就召集部隊官長開會，報告了當前形勢，說明了偽委員長日指導官說降的情況，并研究了目前彈藥缺乏，還得爭取時間，等待救國會支援一批彈藥，由馬華元冒着艱險跨海運來，以應銳才好。最後鉄梅總結他的意思說：“我們抗日就不怕日寇，他越錢來咱們就等着打他”，句頭就是有槍無彈好向人難以揭腹充公，怎辦？大家相顧无言，都不知話由何處說起。

鉄梅又向大家啟發的說：“大家都發發言，國家大事大家采辦，都應動動腦筋怎麼能把敵人打回去，收回我們的國土來，這是主要的問題。至于降與不降，這是另一種問題，也是爭取勝利一種手段，希望各個人都能談談個人的意見，作為參考才好。”大家還是沒有知聲，大家思想，可能成了迷。因為他們知道鄧司令抗日的態度非常堅決，抗日四大紀律的第一條抗日到底不投降，為什麼今天突然有投降風聲，還有說降的事實，真情如何？大家無法揣摸。故皆不開口。鉄梅耐不住火氣了，又說，如果大家都沒有說的，那么就讓我先來讲讲吧。

鉄梅說：“投降么！決定不能降！打剩一人一馬。我要抗日到底，決對不亡國奴。我不能辜負東北父老兄弟姊妹們的愛待，我不能辜

子孙后代留千古的罵名！这是个人天性，不能改！咱们这样好不好？
来一个将計就計”，带一个鬼脸找个阴凉地方喘口气。若再能翻下一
点枪炮弹子，咱就立刻反正来一翻打鬼带杀家其不更好嗎？”这时会
場里的气氛頗显活跃。于斯铁梅又加重語气补充了两句說：“馬占山
在黑龙江走过这样一条路綫，咱们今天也来試試看看好不好？”这时
会场静了，带队的官^們都举手拥护总司令意見并重啟的說“將計就
計”。

然后铁梅提出代表人选問題，根据自愿公議原則，經過好久串連
研究，认为苗克秀与王者兴二人合适。认为苗有勇有謀，王者兴凤城
人，关系熟悉，大家一致同意決定了。遂于会盟派人去凤城回复伪县
长康选三，接受招抚意見，要求進行談判。日方即派足凤城县伪参事
官友田俊童、伪县日籍秘书西城喜、翻譯赫貴明三人，伪日伪方团的
代表。規定会盟地点——北紅旗堡，由村长关福廷安排会盟处所，并
招待食宿一切事情（本来日伪要求派人晋城和他們方便去談，为了安
全并极力敷衍他們故在乡。但他們也愚然肯来，这也是他們感觉有兴
致的問題）。

3. 派苗克秀、王者兴为代表与日伪談判的經過。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敵我双方代表——邓軍苗克秀、王者兴；
敌伪友田俊童、西城喜，在紅旗堡舉行会谈。邓軍根据本部利益的要
求，提出日伪方面难以接受的严重条件：

- 6
1. 邓铁梅部所有官单全部保留，不得拆汰缩减。
 2. 住在地暂时不得迁动，就地驻扎。
 3. 编制按正规军建制，武器不足，应给补发充买。
 4. 建制按三个旅，三个独立团，开始点编，兵员充溢时，按买有人数扩建。
 5. 邓司令为本军副统帅，全军官兵，均须发戴者，始终拥护邓来统帅，不得变动。
 6. 编成后，先发一次双饷（两个月份内），以资鼓励。在成前，先给予安家费若干。待开编后，再交归还。

以上条件虽然经过争执，但我方坚持不下，敌方允为研究，对招抚来说，是表示诚意，但要邓军将核买人数缮造花名清册，于九月四日在凤城再做第二次会谈。

铁梅根据会谈经过，又招集各营时论，认为敌方态度诚恳，似予利用来缓敌暂时和平。故决策仍旧由苗克秀和王者兴代表前往凤城谈判，并即赶造编制花名清册，交代表们带时前往。

凤城之行：邓军两代表——苗克秀、王者兴于九月二日由尖山堡出发，夜宿于周家堡子，三日到卡巴岭三义庙住下，派人去城里通知他们。去人于四日早晨回来，告诉照会好了，即请我们晋城，还赏给送信人十元伪币。苗克秀、王者兴走过卡巴岭，在大梨树岭途中，看见他们前来迎接，可算郊迎二十里。主要人就是友田俊重和通城喜

兩代表，帶領二十名騎兵外有一輛馬車，特預備給我們代表坐的。相見時他們^先下馬握手，極盡~~寒~~宜之誼，然後請我們代表坐上馬車。他們上馬行，馬車跟着向前奔馳。行之二龍山前，他們要翻譯問我們代表，“到中國衙門呢，還是到日本衙門呢？”我們代表回答說：“我們到中國衙門”。於是車馬奔馳，一陣風跑進街去。沒料想哄動來看的人們，傾城夾道，嘖嘖相告說：“鄧司令來投降了”。我們代表們羞慚難當，不敢抬頭正視。

到了偽鳳城縣衙門，日方很多人都來向我們代表交談，問這問那。至到晚飯時方休。当晚（四日夜）下榻于參事官公館（在鳳城原馬三營院內）。日籍秘書西城喜能說中國話，這一晚，陪我們代表問長問短，談論到午夜，方才休息。但在隨談中，我們代表始終堅持原則，不做任何修飾的表示。

九月五日，吃過早飯，鳳城偽縣長康選三，把我們代表請到衙里，告訴日方意見說，這個問題在鳳城縣地方解決不了，需要到新京見皇帝解決。我們代表當地提出來不能同意的意見：

1. 原來說降是縣長專函，負責結洽。紅旗堡初度會談，沒有誠意，乃又改在縣里作進一步商量。今既縣難作主，只有作罷。

2. 本問題過去在新京方面沒有酝酿，又和滿洲皇帝^們的大臣也沒有認識，此去突然，沒有是處。

3. 春間，李春光派他參謀長劉某到來投降，被轉送到連山關白河處，當被槍斃，這是前車之鑒。

县长亦加考虑，遂把会說日語財粮科長找来，要他帶我們和县长解釋，由此作罢，不能前往的意願。

日方答复我們說，李派刘投降是否誠意，沒有人介紹，所以日軍把刘当作烏賊看待，就枪斃了他。你們由县长介紹，由县长負責，你們就放心吧。

县长也向日本人說：“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如果邓鉄梅的代表发生一差二錯就更打不了邓鉄梅了”。

日方点头稱是，并激动的說：“县长你放心，決不准許作出这样惡果。”县长表示負責，要我們再好一步爭取冒險中的勝利。我們代表为了一时和平的空間，遂允許了再去新京。

沈阳之行：我們兩代表一苗克秀、王者興，于九月五日同日方乘火車去新京。但到沈阳日方要我們代表下車，問他為什麼，說要先見關東軍司令武藤該計一下，不成再去新京。遂即投宿于兩站太和旅館，這個旅館是日本開的。日人住在樓上，代表和翻譯住在樓下。

第二天（九月六日）跟同日方到城里關東軍司令部（原督軍署）。值武藤司令官去新京，由參謀長什麼西太郎出見。日方要我們把部隊編制表提出送上，該參謀長看了多時，又和縣秘書西城喜談了好久。並沒有什麼說詞，就退下，讓我們代表回太和旅館休息了。

次日（九月七日）領我們代表到警務處去（原警察廳）。這是日滿兩合水的偽組織機關，這邊談，那邊談，談來談去，談了一天，也沒談出個何結果。最後還是讓我們代表回旅館休息。

第三天又領到情報處王紫棟處（在大西門里原同澤女校）等候了一點來鐘（在樓上），所謂情報處長王紫棟，一頓一頓的由東樓走過來。進屋坐下，先和日本人說上半天話，轉過身來問我們代表：“你們投降來了么？”代表們說“前天送到關東軍司令部去了”。他說“你們既要投降，為何不送這裡來，送那裡有什麼用？”代表們說“這是听日方指使，我們不明白”。

听：王紫棟的一席話：他問：“鄧鉄梅有多少人？”我們代表說：“鄧司令有三萬人。”這傢伙將兩眼一翻，忿忿的說：“誰委他司令？又是什么教育長參謀長，都是誰封你們的官？全是自起年號；什么抗日救國，我看是禍國殃民；糾集烏合之眾，想編三個旅作遼東總司令。

这真是奇想天开！辽南王殿忠司令人家是正规军队，你们聚会此地流氓，枉谈什么救国？我来问你们：你们认为邓铁梅怎样好？他为什么打岫岩刘景文呢？”我们代表回答说“打岫岩是有原因的”。他紧问一声“有什么原因讲明白”。我们说“凤城匪界，各保各方，而岫岩部队常常越界骚扰，抢掠奸淫，所以惹起了战端。”他紧接又反问：“你们为什么又打凤八区，要讲明白！”代表们对他讲：“凤八区、崇山峻岭，原是土匪出入之区，每到青纱帐起，胡匪出没无常，剿不胜剿，防不胜防，所以过去政府，要各村买枪，成立保甲自卫，此并协同警察联防，各村都有枪支二、三十支。九一八后我们惟恐落于匪人手里，影响地方治安，就让各村收归我们，给大家看家，惟凤八区声称自卫，保留不交，结果枪支都到在胡匪手里，到处抢掠破坏，所以才到凤八区剿匪收枪，根除地方祸害。”这家伙听过我们说明之后，还是抱有成见不可理喻的说，我只有两句话答复你们。“限令九月十四日，到凤城缴械投降，解散还乡，士农工商，各安生业。邓铁梅个人问题，必有安排。”说着拿出一张卡片来，递给我们代表说，“拿我的名片，回去向邓铁梅说吧，我是王紫栋，现任五十三旅旅长，幸直战事受了伤，邓铁梅也能知道我，要他很好考虑罢！”说完这一席话，站起来转身走了。日方默然的领着我们代表走下楼来，我们代表啼笑皆非，随手把王紫栋的名片抛掉楼梯旁边，仍然回到太和旅馆。但其情况不似从前，出入行动，无形中受着翻译刘大洲暗地监视了。

11
沈阳归来。问题是“画虎不成”，应急收场了，但日方永远是胶着不
捨，躲閃不开，执拗过甚，恐有不利。观察凤城日方之意为了邀功树权，
可能希望招撫問題，积极获得成就。但其事绝对没有什么可能性，反被
日方粘着种缠，于工作不利，怎么办？即应安全摆脱，是为上策。

苗代表(克秀)来时，为了准备给学生队买衬衣带了一笔款项，看
情形是购备不到了，便和王若兴分开携带，见事不妙，个人得走就走，
便了。这是和王紫栋谈话后当天晚間的情况和决心。然而第二天早晨(九
日)凤城县长康选三到来了，先找我们代表，见面就问“会谈怎样了？
我们代表把三天经过对他告诉一遍，他说“不要赶紧回去”。我们说“
那知日方许不许可呀！”他说“我上去去见日方，好也”。不久，康选
三从楼上回来說“日方问你们一起回去。他们(指日方)希望，最好把
这件事办成才好。打电报要我来向政务厅长方面去运筹，今天偏偏星期，
不能办事。你们赶快回去。据我(康选三)估计决不能妥，回去再该计
吧。”于是，便同日方当天乘火车从沈阳返回凤城。但在途中日方又另
打主意，问我们“邓司令和谁最要好？”我们说“想不到。”又问，和
“鄂全俄”相好不？”我们说“或许可能。”因此，日方到凤城把我们代
表安置于小林旅館里，派人监视，立随来车前往安东去了。

凤城归来：第二天(九月十日)田安东日本所謂大衙門又带来四个
日本人——高牛成洲、王成明、藤田实、寅門与市，再加凤城县参事，
官友田俊童、秘書西成喜，还有翻译刘大洲(中人)共七人，来到小
林旅館要求和我们一同去见司令。我们却之不成，坚决要去，于是他们
雇了四辆馬车，即日午后出发，过了卡巴岭，又令投宿于北紅旗堡。这
时候，邓司令因为李春光由新宾回来，破坏了凤三区的自卫局面，司令
部进驻了龙王庙，距离益远。本来就不愿意日方来接触，因有此机会，
就是山高路远河流多，力阻日方来人前往龙王庙，允许我们回去汇报情
况，要求司令前来相見，获得日方应允，便把日方来人又深入一段地区

——帶到刁高堡，安置在街里鮑姓家中，田王者興陪伴並管理他們，苗克秀回司令部復命去了。

這時候邵族海抗日義勇軍在龍王廟工作非常繁忙……收編改編趙大組織；籌備籌餉發行軍用票；和劉（景文）和武春光再打又打孤山；……就把膠着不去，討人天煩的日方衆人，冷淡幾天，沒有理睬他們。然而弄巧反拙，情況變得壞而且發展的很快，什麼呢？

1. 據報安奉路（今沈安綫）、南滿路（今長春旅大綫）日軍已有調動情況。

2. 安東、海城、連山關、各城鎮日軍駐紮地方，都在紛紛增兵。

3. 日機天天出動，轰炸掃射燃燒活動頻繁。特別對司令部所在處——龍王廟，制壓更甚。

4. 安東大東溝方面有日偽聯合之敵向我營前進，派第五旅李庆正在防堵劫擊中。

放下幻想，堅決鬥爭：情況說的很清楚，一方是說降、誘降，膠粘着我們，破壞着我們（心理破壞，削弱鬥志），一方面調兵遣將，大興亡國害民之師，乘我不備而歼滅之，此而不察；后海晚矣。敵在這洋情況下，鐵梅就召開了一次緊急事會議，宣布，將計就計的反投降政策，已成幻想。不但勞而無功，反而被敵人粘住，緊跟六個日本來。可是這一場春夢還是閉上眼睛接着再去重溫好夢呢？是翻身起來立即準備鬥爭呢？大家心中明白了，遂一致表示，我們代表安然歸來，這是我們勝利，騙不了他們也沒搭上就好，私馬不厲兵，準備籌款好了！會後的晚上，鐵梅與時方雨、苗克秀商量（因為他們都是抗日救國會派來的），苗克秀說：“殺掉了痛快！”時方雨說“還有日僑呢”苗說“一個不留！”邵說：“婦孺老幼，皆非戰鬥人員。”苗說“留一個日本崽多留一個敵人”鐵梅說“誰能負責執行？”苗應聲而起說“我去！”邵問“何時走？”苗說“準備馬吧，乘夜就走！”

铁海鏖鏖的說“你手下无兵，怎么办？”苗說“去找張希范，就地調用。”
铁海点头，既允照办。

文忠武烈敌人无命：苗克秀行前派专人給張希范写了一封信，要他准备兵力，到刁高堡会面，安排了一个“圍寨拿賊”的办法。証張冒称邓司令，亲来会见，要日人們恭敬有礼，魚貫出迎，亲——亲切握手时，扮作随行人員的英勇炮手們就一齐掏枪擒敌，完全受縛。此計已定，苗克秀便来到刁高堡东街高保年家把王若兴找出来，要王知会日本人說，邓司令亲来会见：各个不要远迎。随后，苗克秀亲身到来向日人报告喜訊說：“邓司令因为大家重視我們的問題，起动远来，所以司令也在百忙中拨开一点时间，亲身前来和大家談。但司令皮气很古怪，讲究礼貌，希望大家客气一些，也自然一些，免得发生誤会……”苗金奎人齐，奎无異微，将近黄昏，遂向王若兴說你去請司令去好吧！及張希范帶着雇从人等到来，日本人們出門排队迎接，只听齐喊一声“不要动”放下手枪，捆綁起来，連聲帶叫，直到刁高堡后沟一並槍斃完了。

事后張希范先去龙王庙汇报司令。苗克秀同王若兴去尖山營，司令李福田將俘虜来的岫岩日侨十六、七人（包括老幼）如数槍斃。有一卖药的（还会按脈）日侨——板本吉吾夫和他的老婆儿子——板本煥吉，都已同归于尽，只有一个小女孩是在岫岩討中国人的，特别留下，交給村长查明归宗。

曉々多日的招撫，投降的問題，爾詐我虞，互疑一息，最后就这样几粒彈丸，然結束了。但这里还有一件事应当說明一下，日本人員下去的四輛车的車夫們，眼看杀气騰々，他們也就恐怖起来，都自动弃車逃跑，並非扣留了他們的車。

（王若兴供詞）